

謝六逸著

日本之文學
上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謝六逸著

日
本
之
文
學
上
冊

商務印書館發行

編例

一、本書目的，在使讀者了解日本文學的本體，故對日本文學各部門，均分別詳述。

二、本書共分五編，別爲三十章，二十餘萬言。首爲總論，次依詩歌、小說、戲劇、散文四門分述。章末並附列參考書。日本文學的輪廓，大體已備。

三、日本文學作品，目下譯成中文者甚少，敘述時如祇提起作品的本身，而不明其內容爲何物，仍不免有隔靴搔癢之感。故本書述及某種作品時，凡屬主要者，均逐譯原作之全部或一部，以供參證欣賞。

四、日本文學在古代曾受中國文學的影響，明治維新以後，則受西洋文學的影響，均有研究的價值。在敘述上，本不應有輕重之別；但爲引起讀者的興趣着想，稍偏重於現代部分。

五、本書初稿，原爲編者在學校所用的講稿，年來屢加增補。惟所知有限，缺漏之譏，在所難免，甚盼讀

者指教。

六、友人張香山、魏晉二君，留學東京時曾助我蒐集資料，至爲辛勤，附誌於此，聊伸謝意！

自序

近來常聽人說，「我們不要把日本的國力估量得太高，也不可以估量得太低，」其實估量得太高或太低，都是大可不必的，因為估量得太高，就無異於表示自己的「怯」；估量得太低，就是表示自己的「驕」，怯與驕都是不行的！

我們對於日本的文化，把它估量得過高的人，可以說居極少數；把它估量得過低的，卻不免大有人在。把日本文化估量得過低的人，不是說日本全無文化，就是說日本的文化是抄襲中國或歐洲的，因此抱着輕視的心理，不肯虛心去研究它，瞭解它，這種態度也是不行的！

關於研究日本應取的態度，在過去的賢哲，我們應該欽佩黃遵憲（公度）先生，他在日本國志敘裏說道：

昔契丹主有言：我於宋國之事，纖悉皆知，而宋人視我國事，如隔十重雲霧。以余觀日本士夫，類能讀中國之書，考中國之事。而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論議也者，可不謂狹隘歟？

輕視的態度，就是黃氏說的「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屑措意」；可是當烽火四起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證明「於外事不屑措意」也是不行的。

在現今的學者之中，我認為周作人（豈明）先生的態度，最爲公平平允，也是我們應該欽佩的。周先生曾說：

目下中國對於日本只有怨恨，這是極當然的。二十年來在中國面前現出的日本全是一副喫人相，不但隋唐時代的那種文化的交誼完全絕滅，就是甲午年的一刀一槍的廝殺，也還痛快

大方，覺得已不可得了。現在所有的幾乎全是卑鄙齷齪的方法，與其說是武士道，還不如說近於上海流氓的拆梢，固然該怨恨，卻尤值得我們的輕蔑。其實就是日本人自己也未嘗不明白。前年夏天我在東京會見一位陸軍官，雖是初見，彼此不客氣的談天，講到中日關係，我便說日本有時做的太拙，損人不利己，大可不必，例如藏本事件。那中將接着說，說起來非常慚愧，我們也很不贊成那樣做。（見談日本文化書，日本管窺一九二〇頁）

日本在中國的暴行，原是野心的侵略者所主動的，看了周先生的話我們更明白。在那邊的民衆儘有我們的同志，他們迫於侵略者的淫威，原也無可如何，如因此把日本的文化一概抹殺，便不是客觀的態度。

周先生又說：

本來據我想，一個民族的代表可以有兩種，一是政治軍事方面的所謂英雄，一是藝文學術

方面的賢哲。此二者原來都是人生活動的一面，但趨向並不相同，有時常至背馳，所以我們只能分別觀之，不當輕易根據其一以抹殺其二。如有因為喜愛日本文明，覺得他一切都好，對於其醜惡面也加以回護，又或因為憎惡暴力的關係，翻過來打倒一切，以為日本無文化，這都是同樣的錯誤。（同前）

中國在他特殊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卻並不然，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為古代是模倣中國，現在是模倣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卻經過一番調劑，成為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家，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為顯著，雖然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除了把他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為有許多地方足以供我們研究本國古今文化之參考。從實利這一點說來，日本文化也是中國人現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種研究。（見關於日本語，苦竹雜記二四〇頁）

因爲憎惡暴力，便抹殺一切，則凡百學術的研究都無從進行了。周先生的公正的意見，指示我們一條研究日本的路徑。

再說到日本文學的研究，編者所取的態度，純以客觀爲立場。就是既不誇張，也不抑貶。日本文學的原樣是怎樣，編者就還它一個怎樣。因爲文學是人類所共有的。日本的國民文學，原是世界文學的一環。這其間並沒有什麼民族的恩怨，這本書就是在這個觀點上寫成的。本書出版，如對日本文化的研究，能够稍有裨益，編者的願望就算滿足了。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謝六逸識於上海。

目錄

第一編

總論

..... 一

第一章

日本文學的發生

..... 一

第二章

日本文學的特質

..... 九

第三章

日本文學的社會性

..... 一八

第四章

日本文學與外國文學的關係

..... 二八

第二編

詩歌

..... 四三

第五章

古代歌謠

..... 四三

第六章

萬葉集

..... 五一

第七章

和歌

..... 六三

第八章 俳句……………九三

第九章 狂歌與川柳……………一〇八

第十章 新詩運動……………一一五

第十一章 現代詩歌……………一九四

第三編 小說……………一二四五

第十二章 物語……………二四五

第十三章 歷史物語……………二九二

第十四章 戰記物語……………三〇七

第十五章 江戸通俗小說……………三二〇

第十六章 新小說的誕生……………三四二

第十七章 小說的成長……………三五八

第十八章	大正時期的小說……………	三八二
第十九章	昭和時期的小說……………	四一八
第二十章	新興小說……………	四五三

第四編 戲劇…………… 四七九

第二十一章	謠曲與狂言……………	四七九
第二十二章	淨瑠璃……………	四九〇
第二十三章	歌舞伎與江戸演劇……………	四九五
第二十四章	近代戲劇……………	五〇三
第二十五章	現代的劇壇……………	五一四

第五編 散文…………… 五二七

第二十六章	古代散文……………	五二七
-------	-----------	-----

第二十七章	平安時期的散文·····	五九四
第二十八章	鎌倉室町時期的散文·····	六二〇
第二十九章	江戸時期的散文·····	六四七
第三十章	散文的興盛時期·····	六六六

日本之文學

第一編 總論

第一章 日本文學的發生

日本古代是沒有文字的，其有文字，當在漢字傳來以後，但漢字究在何時傳至日本，似乎頗難確言。據一般的推論，以為在中國後漢的時候。根據魏志，曾載有耶馬台女王卑彌呼的傳說，可以想像到當時以筑前的娜津（現九州博多）為港口，與朝鮮中國相交通的事實。所以在這時候，未必無漢字流入的可能，這種推論，因為缺乏確證，還不能作為科學的論斷。

自此以後，約一世紀左右，到了應神天皇十五年，百濟國王照古王，派阿知吉師到日本，呈獻馬

匹與經典，於是王子菟道稚郎子就從阿知吉師修習中國文學，然後又聘請王仁（和邇吉師）來朝講學，得到了王仁所獻的論語十卷千字文一卷，於是日本國中，開始見到了漢文。這個史實，載於日本的文獻之中，所以一般論者，多以應神天皇十五年，為日本始有漢字的時候。

我們知道，在漢字沒有傳入日本以前，日本人已開始過着村邑的氏族生活，在共同的集團生涯之中必然地有一種文學的產生，不過這種文學是有文學意識以前的東西，並且因為那個時候沒有可記述的工具，所以是採取另一形式，就是用口傳述，亦即一般所謂的傳誦文學。

這種文學是怎樣發生的呢？是以怎樣的形態而出現的呢？

據我們所知，一般的文學史家對於日本文學的起源有三種說法：一種是信仰起源說，一種是感動起源說，一種是綜合以上二種意見的學說。我以為最後一說，最為正確，因為它不但肯定了日本文學的特色，並且以比較文學史的方法，確立了日本文學的起源。

現在為了說明最後一說起見，有先述信仰起源說與感動起源說的必要。

我們知道，在日本的精神史中，有一種特有的宗教，即是神道，是對於人代以前的神代所起的

虔敬之念。其實，在日本人中，當以上代人對神的敬虔最誠，因為這是古代社會的特徵。

不過在日本上代人的觀念裏，覺得神並不是一種神祕的存在，是一種含有濃厚的人間性的東西，如果具體地說來，則所謂神者，即是「上」「巔上」的意思，亦即是比人要優秀高級有力的東西，同時是最珍奇兇暴的東西，所以這種神並不是理想化了最高的典型，而是和普通人類相類似相接近的東西。因此日本的上代人覺得神格是與人格相一致，一切的人，是屬於神的，但卓越的人也有成為神的可能，並且時時能與神相往來。

在上代人看來，認為這些神是住在海阪的彼岸之「常世國」(Tokoyo)裏，每當一年或數年之間，就有神(Marebito)到本土來訪問，並且常帶來一種詞章，名曰咒語。(註)向上代人宣告，上代人就記住了此種詞章，暗暗默誦相傳，一經過相當的年代，加上了固定的形式，就成為敘事詩的形式了。

(註)咒語或咒詞是大和時代以前，就有了的一種傳唱文學。所以，它的發生年代，不得而知。而且，因資料缺乏，一般的日本文學史，對於咒詞，多不論及。作者當然也不敢臆測妄斷。所以，本文亦只能介紹其大概。

原來，在日文中，「咒詞」一語，是含有「祝賀」和「宣命」之意的。在日本古代，有一種所謂「祝賀」的事。這是一種移動的團體行為，在舉行「祝賀」時，有一種口唱文，這就是咒詞。

咒詞的性質，不僅是祝賀。這是和日本人對神的信仰完全一致的。因為，日本人所信仰的神，不是一種空的幻想物，而是寓於極深的人間性的。即所謂「人可以是神」「神可以是人」的東西。所以，在咒詞中，不單是祝賀，同時亦有宣命。這是因為一面對神祈願而祝福；一面代神布教而宣命之故。

可是，隨着社會的進化，咒詞亦隨着進化的分化而漸漸消滅了。如像對神的祈禱之部，成了後來的祝詞；皇帝告諭人民的詔書，依於咒詞的分化，做成了宣命等。

總之，咒詞是日本文學的胚胎，亦即是日本文學最古的雛型。

此種咒語，不但有神向人所宣示的，並且還有上代人向神所奉答的，因此它成了兩種形式，一種是宣詞（即神所下宣者），一種是壽詞（即是受者所奉答的）但不久以後，宣詞包括了壽詞的要素，總稱為祝詞。

上代社會，因了國家意識的增進，遂有主上對於臣下所宣的宣詞之發生，與臣下對主上誓言的往來，這種宣詞與誓言的形式，都是襲用過去的咒語的，並因施用日多，其種類也就加多。在這種